



《画刊》杂志社策划、李建国和靳卫红担任总策划人的“学术·状态”展，分中国画和油画两个主体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学术·状态”并非推行某种价值观，也并非要为某类艺术定位，它的目的在于相对客观地呈现当下丰富纷繁的市场和学术状态。

市场与学术如同一柄双刃之剑，它能激活艺术，也能让艺术界日渐流俗、迎合大众口味。“学术与市场”的关系，正在成为当前艺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资本激活了市场，同时也带来了不可言喻的负面影响，“学术”一度显得疲惫。真正的艺术家应该严肃、认真地面对艺术，这是“学术·状态”的意义所在；而艺术媒体如何能有效地对艺术市场进行良性的干预，也成为值得我们进一步审视的学术问题。

Academia·State 学术·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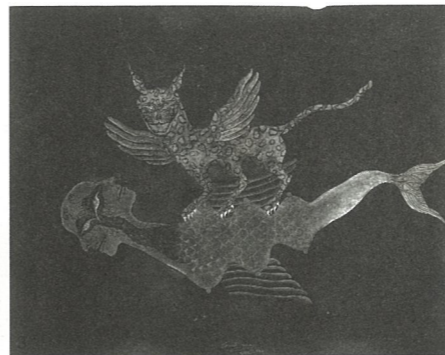
●李建国 靳卫红 Li Jianguo Jin Weihong

李建国（以下简称“李”）：本次座谈会设定了主题，邀请了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十位批评家，各位都十分赏光，全都到齐，各位都准备了短文，发言请陈述文章主要内容精神即可，今天大家刚才看了名为“学术·状态”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邀请展，我们的主题很明确：即在当前的艺术市场大潮中如何体现学术，还有就是当代中国艺术的学术状态，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什么，他们的状态，中国当代画界是怎样一种状况。我们无意标榜什么，只

是想探讨一下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我们的学术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说起办展览，我觉得办展览还是很艰辛的。首先，现在展览太多，依某些画家的话来说“满大街都是拍发行”，前不久和贾方舟通电话时，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艺术家很牛啊！”我们这次展览邀请的艺术家，态度是真诚的。比如徐唯辛，四幅大画，放在展厅里很抢眼，效果很好。叶永青给别人展览的画，通过谈判，送过来一张；罗中立先生要去国外，将自己回顾展的一张画，派专

人乘飞机送来参展。大家对展览还是很重视，这让我很感动。现在想要收集作品搞一个学术状态很浓的展览不是很容易，因为很多艺术家被代理，手中没画，都需要和代理商谈判。又说回“有些画家很牛”，现在大众媒体太多，我们曾作过统计，专业的杂志报刊之类的媒体有94家。我之所以说这些，只有一句话“都是市场惹的祸”，去年我在《画刊》的工作报告就是“都是市场惹的祸”，资本注入之后，艺术品进入商业运作。正如展览前言所说“这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艺术家感到对社会的贡献，艺术市场的活跃，对艺术家、艺术市场、文化事业的繁荣来说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我们要忧患意识，我们的座谈就是想来讨论一下，如果能够深入下去，那我们就觉得是有意义的。

让我们抓紧时间开始，批评家、画家都可以发言，今天的会议由我和《画刊》编辑部主任靳卫红来共同主持。就中国当代艺术话题也可以谈谈其他。下面我们想请贾方舟先生谈谈，贾先生原先是内蒙美协的领导人，然后到了北京，现在主持中国美术批评网站，之前也作过女性艺术的策展。

贾方舟：其实我就是个在北京的无业游民，身份证还是内蒙的，办出国手续之类的还得回去，但是我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在一次很正式的会议上，邵大箴先生介绍我说“这是自由批评家贾方舟”，我很喜欢“自由批评家”这个名称。

这是题外话，我今天想谈的就是“以学术引领市场”，我觉得我们中国今天的市场很混乱，之所以混乱就是没有学术引领，为什么没有学术引领，就因为我们今天中国没有强大的博物馆体系、美术馆体系、批评家体系，所以起不到引领市场的作用。市场卖价高的艺术家没有学术，真正有学术的艺术家又卖不了高价，有很多很好的作品在中国没人理，这个矛盾在中国非常突出。当然也有很多艺术家既具有学术，市场价位也很好的，这种情况也有，当然更多是不统一的。在西方就不同，一个新的艺术家作品一旦被策展人看中，被博物馆收藏，他的市场价位就马上上升，它的学术价值和市场价位是同步的，被学术肯定的艺术家在市场上也是很好的。在中国，并非如此，一些被批评家赞赏肯定的艺术家在市场上不行。这就是由于这个体系的不健全，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很多作品，但当我们批

评家要写一部当代美术史，能调出多少画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空缺，这个空缺由谁来负责，都是很大的问题。中国美术馆这样的美术馆不能起到引领学术的作用，这就是问题所在。作为艺术家而言，在一个红火的市面面前他有种迷失，是将有限的画投向市场还是给博物馆收藏？他们辨别不清什么更加重要。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一些很有才华的艺术家在强大的市场冲击下，自己迷失了方向。

当然，一些艺术家在艺术造诣不能更高的时候多赚一些钱，不是什么坏事，也无须妒忌，过去我们也穷怕了。我觉得艺术家面对两个敌人，一个是贫穷，一个艺术家如果战胜不了贫穷，就无法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还有一个敌人就是富有，战胜不了富有，这个艺术家就不可能有更大的成绩，当有钱以后，所有话题都围绕物质，那么精神在哪里？艺术在哪里？可能都要服从于你更高的物质享受，此时艺术家的精神已经被掏空了。所以说，一些有才气的艺术家在物质面前把握不住自己，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市场既是“天仙”也是“魔鬼”，所以艺术家必须时刻对市场保持高度的警惕，否则的话就会被市场淹没。当艺术家的一幅画还没画出来已经卖出了，他还在乎什么？市场对艺术家来说确实是一种十分有利的支撑，画家可以不在乎批评家，但批评家的意义就在于他可能使你具有艺术史的意义，一个艺术家不被批评家关注时，可能就进入不了艺术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评家还是重要的，因为他们不是考虑你的市场价值，而是考虑你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品在艺术史上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界定批评家。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艺术与市场的矛盾，不可能马上扭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批评家的一份力，使这一局面得到改善。所以我主持的中国批评家网站的广告语就是：学术引领市场，这也是我今天谈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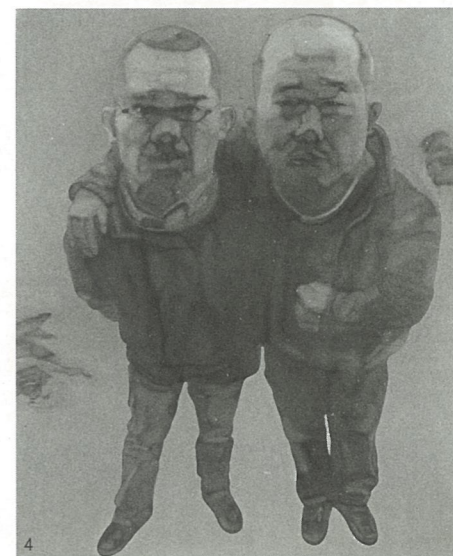
李：贾先生谈了中国艺术市场的混乱，学术与价格背离的问题，并且希望博物馆等学术机构对这个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对艺术家而言什么是更重要的”“如何战胜贫穷和富有”。下面请李小山谈一下。

李小山：我最近看了国外一些批评家对他们的生存近况和环境的一些描述，其实

和我们国内差不多，欧美的批评家也在呼吁当代的批评家应该如何，说我们现在已经被资本收买了，如此看来，和国内情况也没多大区别。刚才贾方舟说的批评家可以让艺术家进入历史，这句话我不太同意，历史的选择，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赞成托尔斯泰的观点“我们都是历史的奴隶”，谁也没有办法来预测谁可以进入历史。当代的，被在座十位批评家都认可的艺术家也不一定进入历史，在我们视野之外的艺术家也不一定进入不了历史。在谢赫笔下，顾恺之只是个三流画家，而顾恺之在现在被称为“画圣”，而理论家谢赫的“六法”是我们的品评典范。批评家也只能做到很自我化的一个工作。就是我的话讲出来，自由、投入、规范、独特，批评家和艺术家一样不是裁判，也同样是历史选择的。以前在西安的一个活动中我就讲过“作为批评家，在现在我们的敏感度，我们的判断是不是准确的”，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现在面对国内外的很多作品时和若干年前干脆的判断不同了，我犹豫了，因为艺术现状、节奏太快了，批评家也要学习，也要被历史选择。

李：李小山对批评家的地位和作用的质疑实际上是一种忠告和鞭策，但或许批评家的话语权并不是这么脆弱的。在我们的《画刊》上曾经有几位批评家做过专栏，还有一位在我们这里长期做专栏，向公众宣传什么是现代艺术，那就是北大的教授朱

- 1、靳卫红作品
- 2、刘庆和作品
- 3、孙良作品
- 4、黄峻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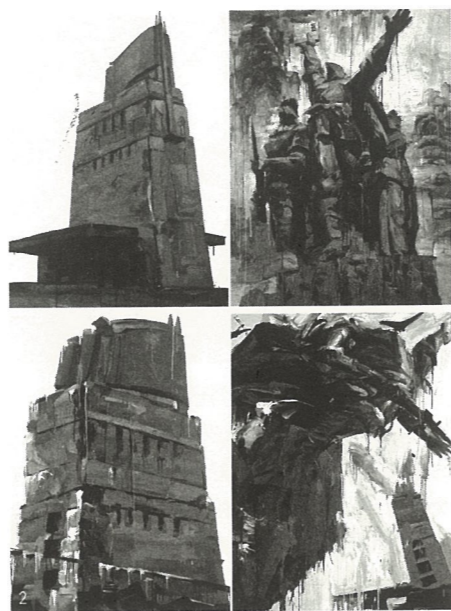


青生先生。他是北大的优秀教授，长期在中国和海德堡之间来回奔波，想必他对中外信息了解更多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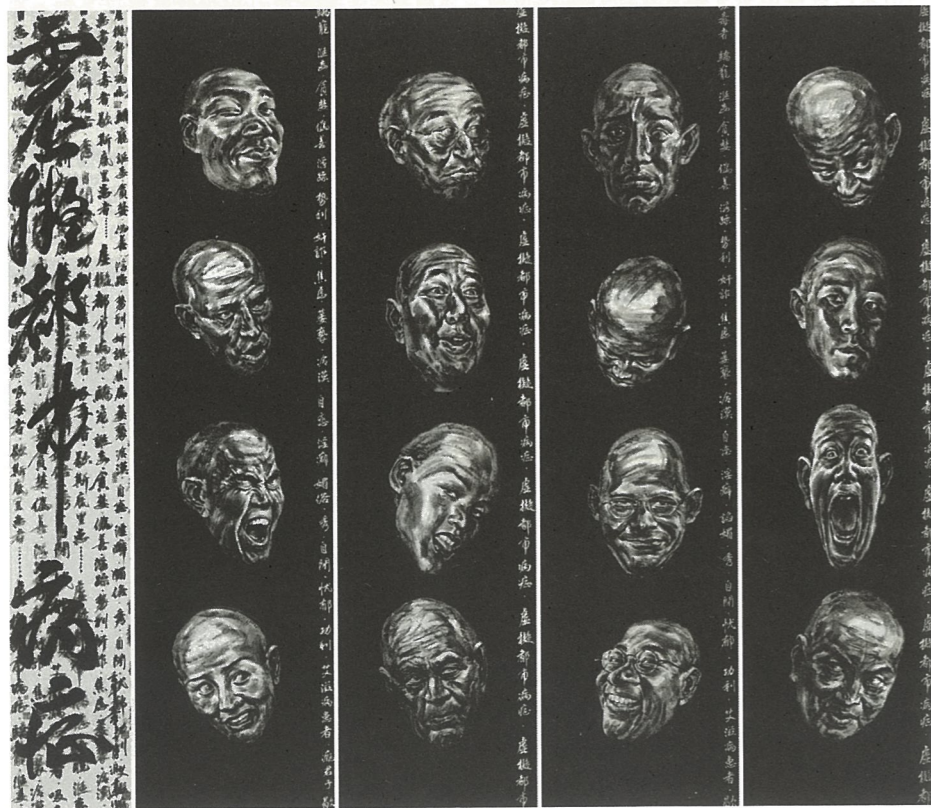
朱青生：我来晚了，会品不好，我为什么来晚了呢？我去帮大家找船去了，我觉得我们的会议应该在一条船上，畅游江中，才有身处江南的感觉，于是一早我写了一篇《挂云帆，欲何至？》，我觉得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聚会的机会，所以文中第一句我就写了“画刊邀请作画的人和品画的人集会江南……”我觉得这样的聚会就足以，至于是否找到话题不重要，我还是觉得此时此刻最合适的聚会地点就是找条船，李小山就批评我了，说我太腐朽，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学术是腐朽之上的神奇。中国文化精华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孕育繁华于江南，原因就是基于腐朽，把有钱的有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一切生活不足以满足他的愿望，现世不足以畅叙他的优景，于是他就要高漂于之上，悠游于宇宙之间，就需要在一起聚会做出不同寻常的事情出来。

我现在在做《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我们请了40位批评家给出一份艺术家名单，可以看出也是和市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曾经动用149个人在宋庄地区进行挨家挨户的调查，对其艺

术状态、生存状态、艺术观念、思想、风格、处境甚至家庭情况都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种调查扩大到全中国，是不是就能掌握中国当代艺术的一般状况？这是我们做的《中国现代艺术档案》调查工作，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够长，我们又做了另外一个专题调查，25个专题，其中包括外国资本对中国影响力的调查，调查得非常深入，包括像“外国人要你改画，你会不会去改？”这样的问题。除了三个调查因特殊原因没完成外，其他22个调查都完成了，在年鉴上选取了质量较高的12个调查刊登出来。其他的在杂志上刊登出来。我们之所以作这个调查，是因为在中国，繁荣的艺术市场只是一个现象，在现象之下三样东西在艰难地挣扎着：第一，中国艺术家从来就没有忘记自己的艺术和文化相关，哪怕现在他做的东西不能对艺术史起到什么作用，但是至少这是他理解的文化，就像徐悲鸿当年到法国，学习的是法国不太前沿的艺术，而不是凡高，但是他对中国的文化起了作用，作用是好是坏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但至少他有这份责任感；第二，中国的艺术家多少都有对社会的责任，当他们看到社会的现实、看到贫苦的人、看到不公平的时候，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这样



的表达纵使在艺术上没有创造，在技法上很稚拙，但是这份心，对人民苦难的关怀，在中国艺术界是一种潜在的潮流，渊源于古代传统。第三，每个艺术家未必不想自己的艺术能在艺术史上留下一笔，这在中国来说很难，在世界上来说也很难，实际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很走红的西方艺术家，也没对艺术史作出重大的贡献。也就是有20年，世界范围内没有出能够推动人类精神历程的作品、艺术现象，这种责任也许落到了中国艺术家的身上，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太特别，我们遇到的机会很大。我们承认2003年以来，尤其是近两年主要的艺术现象是市场现象，甚至有人在北京做广告牌写道“我是继吴冠中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旁边与他一起的是卖瓷砖的、卖汽车的、卖房子的，他完全把这种活动看成一种商业活动。这种商业的背后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因此我们做《中国现代艺术档案》，这过程中很多艺术家给予了帮助，比如现在很红的艺术家张洵，他给我们的调查人员发工资，并且捐赠贫困大学生。我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能够过上好日子，也希望把这种有益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还有刘建华，捐赠了一幅作品拍卖，以支持我们的这项学术工作。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从启动开始就没有介入任何利益的东西，所以香港的拍卖行为我们拍卖两件作品来支持我们的调查工作。刚才提到学术要专注，那么它就不能和出资者的目的相关联，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学术。《年



鉴》马上就要出来了，请大家原谅的是我们做得很不好，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意向，有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就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靳：下面请水老师发言。

水天中：来之前准备了不少，可是听了大家这么多精彩的发言，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觉得彭德提出的“自由、专注、独特”非常好。“自由、专注、独特”不仅是一个人做学术的态度，也是艺术家从事创作的态度，也是艺术媒体、艺术出版的态度。转念一想，这三个又是不同层面的东西，自由的是客观环境；专注是个人决定的，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批评家，这是个人心境，状态；独特是一种目标、或者说是成果。以此对照中国美术创作、美术批评也可以看出许多问题，艺术的历史选择，评论家和美术史家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所以这点我不太赞同李小山的意见，但不是某个评论家个体起到的作用，这点我同意他的观点，但作为一个历史的艺术评论或者说作为历史现象的艺术评论，是绝对选择则了那些艺术家进入历史，因为作为某个阶段的历史评论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文化趋向和文化欣赏趣味和审美习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确实是由艺术评论选择和确定的。所提到的顾恺之是一个孤例，而谢赫对顾恺之的贬低也是一个孤例，再者，后代谈论顾恺之的人很多没有见过顾恺之的作品，包括宋元明代的画论作者他们没见过顾恺之的作品，所以我如果见到某个研究生写顾恺之或者魏晋南北朝，那我就觉得这是一种“买空卖空”的学问。从这点来说，我觉得从事当代美术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事，在中国美术史上会留下很深刻痕迹的事。但是还是看他是否专注是否独特。会前我写了一篇文章《艺术应该是森林而不是菜地》，菜地和森林的区别就在于，菜地是人为地培植起来的，你要给它优厚的条件，但是该怎么长、长什么完全由别人决定，而森林是由它自己长出来的，其实也就是刚才说到的自由、专注、独特，艺术创作、艺术评论、艺术媒介都该如此。早晨在博物馆和朱新建谈到，这些年来他深有体会的一点就是，画家把画价定那么高对自己究竟有什么好处？价定得很高，就要按照出这个价的人的口味去画，如果我画价不要那么高，我就得到了相当大的自由创作的



种尴尬，就像卢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中国的艺术市场也成为这句话的写照。艺术家最初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自由的表达自我，但不幸地却被各种因素限制，我们请的大部分批评家来自北京，北京的艺术与市场的话题确实是非常热的一点。

今天确实由于时间问题，艺术与市场这样一个问题也不可能在短短两个小时内解决。今天关于艺术与市场这个论坛也听到了很多非常好的意见，有批评家的，也有艺术家的，中国因为艺术市场起步比较晚，其混乱是不可避免的，这里面有很多标准在起作用，收藏家、艺术家、批评家的，所以这个问题肯定需要去磨合，这个问题会伴随我们走很久。

空间，两者相比，我宁可要比较低的价钱比较多的自由。这使我恍然大悟。有次在芬兰开学术讨论会，谈“当代世界文化与宗教信仰”的话题，其中就有一个研究神学的教授说，当代社会的问题就在于，大家都在专注于提高生产力，要解决这个矛盾非常简单，那就是降低生产率，就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素质。当然他的话对我们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中国人来说很不能理解。其实这和朱新建的话有同样的意思，就是你要选择自由还是选择比较优厚的货币收入。如果我们按照森林的长法而不是别人的兴趣去出版、创作，那么在中国还是会出现很好的艺术家、刊物。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在十几年前，在大连有一个无往不胜的青年企业家，他要创办一个美术馆，提出一个宏伟的计划，他要在三年内培养出10个超世界一流的艺术家，当时我们也不好扫他的兴，就说你是辽宁人，你先培养一个超世界一流的足球队，再去培养一个超世界的艺术家，我觉得他不可能实现第一个。现在他破产了，我觉得他当年就选错了投资对象。这件事情再次验证了，市场对雅俗文化有不同的作用，有个著名学者曾经说过“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接受商业价值并且却告其欣赏者也这么做，而后者则对这些价值和简单的假设提出了质疑，这样我就觉得可以证明我的想法是有一点道理的，每一个艺术家和媒体都要选择你是要进入森林还是菜地。

靳：水老师的发言道出人类对自由的一

- 1、冯远作品
- 2、谢红军作品
- 3、刘春杰作品
- 4、张正民作品

